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考一

周正考 趙汸

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周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

之意甚明經書春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説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

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别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偽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

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於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曁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傅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挼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

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歷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

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為正
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
徵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
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
答顏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
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
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
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

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譏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為百王

大法遂以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歷改冬為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歷及魯歷為六歷自周昭王

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自煬公至緡公冬至殷歴每後一日則由歴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歴非魯人所自為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歴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嘗用者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歴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即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

辨而惑者猶以為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為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謡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況偽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

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為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録舊史故與春秋不

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户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為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詩考　程敏政

按孔子刪書凡百篇刪詩凡三百五篇皆遭秦火而絶漢興罷挾書之律經生學士乃敢掇拾於煨燼之餘料理於記誦之末而書之所出者非一時所得者非一手參互攷定為五十九篇亡者幾半而識者尚不能無真偽之别今古文之疑也詩也者與書同禍漢初傳者有齊魯韓毛四家而三百五篇完整如舊其藏之何所授之何人此固已不能不啓人之疑矣三家亡而毛氏獨

行子朱子從而為之集傳其深闢小序之非有功於學者甚大而愚者讀之猶有所不能領解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於漢儒之所綴輯而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詩之名始見於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頌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

雖有辭變象之別而皆主於占也古者冑子之教過庭之訓皆於詩乎得之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狎邪淫蕩之詞褻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齒頰書之穢簡牘師何以授之於徒父何以詔之於子而況聖經賢傳之旨本以為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刪而定之放其鄭聲以為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刪者

為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嚳哉或曰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美惡不嫌於兼取也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過曰某地之詩其可傳者若干如二南之類則其風之美可知也某地之詩其可以示戒者若干如刺淫之類則其風之䄏可知也至於某地之詩無可采者則其風之惡亦不言而喻矣豈必以其狎邪淫蕩之詞而盡陳之哉且詩者求治之一端爾其他之可以觀民風者固多也施於政麗於刑而見於官府之文法者何限謂參

之詩可也而必求之詩可乎亦恐先王不為是之迂也大槩小序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故朱子辯而闢之然刺淫二字則實古者講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而不可誣者何哉漢儒徒見三百五篇之目散軼不存則遂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朱子闢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為主凡鄭風之中小序以為懼讒思賢刺廢學而

閔無臣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於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証佐茍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為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為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為刺詩者矣說詩者豈可棄其已然之疑信者而以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刺淫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刪者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也如有以狎邪淫蕩之詞與伊川擊壤之集朱子感興之詩俱收而並録

之曰與學者講肄而誦習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其不以為侮聖言者幾希又日以之敷陳演説於講幃經幄之前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則下流於不敬而蹈誨淫之轍上以為故常而啓效尤之心其賊經而害教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春秋亦孔子之筆而所載者多簒弑淫亂之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垂法立戒云爾詩之所存亦此意也是尤不然詩之與史其體截然不同也故稱孔子者於春秋曰修修則有

褒貶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備也於詩曰刪刪則有放鄭聲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嚴也集傳云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愚以為詩與樂無二道也茍易詩之一字以為史則垂法立戒之義兼舉而益明矣或曰冑子之教過庭之訓太師之陳亦取其善者爾其不善者則姑置之以示戒而不以教不以訓不以陳也如此則直詩爾亦何煩於聖人之刪而謂之經哉其不然矣詩之為教蓋無出温柔敦厚思無邪之

而言苟去淫者自作之詞而存刺淫之作則其說可通也不然求其說而不得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聖人删詩放鄭聲之意終不白於後世矣朱子學孔者也以為此經實出聖人之所删定故深闢小序之非少祛學者之蔽而豈逆漢儒之欺哉漢儒亂大學矣而朱子訂其章句漢儒亂周易矣而朱子訂其經傳漢儒壞禮與樂而朱子編三禮不究其義集詩傳僅止於此是漢儒之幸而後學之不幸也噫取狎邪淫蕩之詞垂萬世而

為經其罪大且久矣今故重加抉擿别為此編雖極僭踰不敢逃避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亦果於非漢儒而篤於尊聖經云爾

聖裔考　程敏政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為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生順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

長曰鮒秦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四世生覇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賓位諸侯上覇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光中徙

封襃尊侯至獻帝初國絶盖兩宗至於漢亡俱失傳矣魏文帝黄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羨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泰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解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莠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為崇聖

大夫孝文太和中改封其子珍為崇聖侯珍三世生渠
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
再世生嗣哲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
元帝南渡者為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為小宗南北兩宗
至於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
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燧之玄宗開元中
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
有灑掃戶孔末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

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弟宗願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公宗願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以弟若愚嗣復為衍聖公若愚傳其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代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

措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并俘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乃召洙俾嗣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作聖裔考

測影臺考　程敏政

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

即今登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於高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塼為之其北之中為鈌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以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

恐非出於周公況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迹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姑記茲臺之制以備參考

禘祫考

王道

夫禘祫者天子諸侯宗廟之大祭也周衰禮廢其詳不可得聞而義意之見於傳記者諸儒又從而汨之是以其說不得大明於世夫先王制禮建宗廟而事之以禘祫後世禘祫之義不明而宗廟之制因以不定宗廟之制不定則禘祫之行乎其間者紊亂煩複名實乖刺非復先王之意而報本追遠之義亡矣甚可惜也愚嘗考之諸儒之論聚訟紛紛雖若不一而其大端有二鄭康

成混禘祫為一而惟求之於五年再殷祭之中故謂祫大禘小二祭相因並為盛祭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康成者也趙伯循判禘祫為二以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不及群廟之主者為禘以大合祭如公羊傳所云者為祫而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伯循者也康成之說支離纏繞誠非禮意楊信齋諸人攻之掊擊抉摘無餘藴矣然詳考大傳之文參之儀禮喪服子夏傳而斷以程子之說則伯

循所見亦非先王制作之本意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此二條者更互發明是禘祫之義見於傳記可得而推尋者也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云者即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也及云者自此而盡

乎彼也蓋謂王者推其太祖所自出之帝於太祖之廟正東向之位而太祖暫就昭穆之列揔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其前故曰配而謂之禘禘者諦也以審諦昭穆為義也以審諦昭穆為義則合食在其中矣其曰諸侯及其太祖云者謂諸侯殺於天子無所自出之帝惟大合有廟無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公羊氏所謂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是之謂祫祫者合也正以合食為義也天子言禘

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不言祫及其太祖者通下干祫之文而互見之也干祫云者謂大夫士則又殺於諸侯無太祖亦不得祫惟嘗有功德見知於其君許之乃得合祭及其高祖而已故謂之干祫干者逆上之名以其上干諸侯之祫也由此言之合祭祖宗一也天子盡其祖之所自出而止則為禘諸侯盡其太祖而止則為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之禮不可干也故曰不王不禘諸侯雖尊亦人臣爾其禮可通於下也故大夫士有

可以干其祫者葢以位有尊卑故祭有逺近而名有異同程子以一言蔽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可謂至明白矣趙伯循單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語立説而不察其通章對舉禘祫之意葢考之有未精也且禘之為禘本以審諦昭穆得名而爾雅又曰禘大祭也若惟以始祖配所自出而不兼羣廟之主則既無昭穆可言而寂寥短簡亦已甚矣尚何足以為大哉傳説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既不以

合食言禘則不得不取諸侯之祫以補天子之禮而祫又有大祫時祫此外又有時祭則是天子宗廟之中有禘有祫有時祫有時祭一歲之間僕僕焉幾無虛日糜費貨財妨奪政事固不待言而先王神明祖考之道恐亦不如是之煩且黷也其不然可知矣或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魯諸侯也春秋有禘有祫何也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祫者公穀諸儒之失也禮不王不禘魯以成王之賜得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然非禮矣故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既以禘代祫遂為常祀春秋不能悉書則書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以詳事變而僭竊之罪亦因以著然有書禘者有書大事有事者有書從祀者先儒謂義在用禘則書禘義不在禘則書事是也左氏去春秋之世未遠而又嘗見國史故於有事武宮及從祀先公之傳皆以禘言其必有所據矣公穀惟以諸侯待魯而不究其當時僭竊變亂之詳故以禘為禘以大事為大祫有事為時祫然不知魯實無祫也

漢儒因之而禘祫之混亦自此始矣故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祫者公穀諸儒之失也

蔚廢代城考　尹耕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里九門遺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於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蓋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約相救置傳鼓為信敵大入傳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國為墟又曰廢城南數里

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堝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救敵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分其故國王二子武為代都晉陽參為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為文帝所居可乎廢城非文帝所居而誣文帝

以被敵出奔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謂遂為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曰代地居恒山與他境接壤數有邊患難以為國頗取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冦益少矣乃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遷都中都夫蔚廢城代故都也漢高衆建王喜因之其謂數有邊冦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

矣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矣代不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復租而不敢援以為証也知文帝之未嘗被敵出奔而不敢為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時草昧之際披荊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鑿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郡此高帝之籌而代因之南

也一統志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年之詔見一代王城遂指為文帝不亦惑哉又擂鼓堝在廢城南更東南則為蔚之九宮口由此百六十里可以達易今道雖湮塞而問之樵人可知也史言盧綰王燕時都易則所謂傳鼓者不愈信矣乎噫子長足跡遍九州其以是夫

代國考 尹耕

考之代自入漢以來其國數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

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是故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所謂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為國是故文帝之始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帝之所復以及子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山東之代再徙也始於

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繼絕改號廣宗是故王義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復皆是也所謂清河也語其都則始為代繼為晉陽中都終為清河前後三變也語其號則始為代繼為代太原復為代終為廣宗前後四變也故夫凡言代王代相國其在文帝以前者為吾土而以後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則上自趙秦下終兩漢皆吾土也執是以往可無迎刃於古牒矣

代郡考　尹耕

夫代國之故按考可知也代郡紛紛為論不一則後之人疑焉蓋有謂代之治廣南有上黨銅鞮蔚不過其北境者又有謂今代州為代在鴈門南蔚不可指為代者於是引韓信斬夏説於閼與以證代之治廣誣文帝都代為今代州以證代之在南無惑乎人之疑也夫代吾蔚也為國則都蔚為郡則治蔚國有遷變不過文帝之晉陽如意之清河郡有更置不過隋初之鴈門唐初之

陽曲秀容而已史皆載之不相淆也今以諸地里志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為蔚靈丘廣昌為今靈丘廣昌延陵平舒為今廣靈東安陽為蔚廢安定縣馬城為馬邑陽原為弘州桑乾參合高栁皆近塞地且如為中部都尉治鹵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都皆不在南所不考者道人班氏徐氏北平邑而已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之故而無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丘廣昌鹵城晉所領縣三廣昌平舒而加富城後魏所領縣四平城太平

武周永固則昌嘗南及閼與與今代州耶夫文帝不都代代國考辯之明矣夏説之閼與不過出師於彼以逆韓信之來可遂以閼與為代地耶蓋自烏桓鮮卑之雜居而邊土漸淪建安黄初之不競而邊郡多廢自兹以降元魏屬之司牧齊人止置靈丘而代遂不郡矣唐之初也代陷於突厥廼因隋改鴈門為代郡也則置代於鴈門因後周置蔚於靈丘也則僑治蔚於陽曲又僑治於秀容皆非舊也迨貞觀破突厥置郡靈丘而仍蔚舊

稱天寶更定名復定代郡而仍鴈門舊地自此以後更變不常要不出此遂以代為代以蔚為蔚而不知蔚之舊為代代之舊為鴈門也於戯代可移之南也而磨笄之山不可移鴈門可改為代也而句注之山不可改究沿革者亦惟本之禹貢表山川以定疆域斯萬世可求也

莊定山起用考　羅欽順

定山以弘治甲寅起用其年冬復除行人司副時内閣

則徐文靖丘文莊劉文簡也明年乙卯二月文莊卒李文正始入閣三月定山陞南京吏部郎中丁巳三月考察以老疾致仕其復司副陞郎中文靖皆在内閣實為首相後丁巳一年乃老定山初至京文靖既有當復翰林之言不知何故不力主之湛甘泉作定山墓誌大率回互之意多其波及文莊及文正皆出偏辭初非有的據也定山晚年出處自是難說其引退之久決以為子弟之過猶可今乃歸咎倪青谿反覆不置得無重為定

山之累邪青谿與定山亦非同榜頗聞嘗先事風曉甚
欲為保全計及衆論既合亦無如之何矣偶閱甘泉文
録及此漫志之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炎

謄録貢生臣李幽圖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　　　餘姚黄宗羲編

考二

九邊屯政考　鄒德溥

高皇帝念軍饟浩大重以徵輸病民於是經理屯政使軍士各自食其力蓋三代以來寓兵於農之遺意在民既無轉輸給軍之勞而千里饋糧士有饑色之患亦鮮故籌邊之良法美意莫善于屯政自元年即

命諸將分軍屯種龍江矣其後立法浸備屯田徧天下而其區畫九邊者尤密遼東屯糧最多以石計者七十萬其次乃甘肅甘肅計六十萬又其次乃大同大同計五十一萬又其次固原固原乃三十二萬又其次宣府宣府乃二十五萬又其次寧夏寧夏乃十八萬又其次薊州薊州乃十一萬延綏差少然尚計六萬山西亡其籍不可考可考者八十餘石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大率分軍士十之七屯種而留其三城守每軍一人給田

五十畒賦正糧十二石貯之屯倉俟其人月取給焉納餘糧十二石充衛所官俸併給軍城操者洪熙元年詔減徵餘糧六石正統二年復詔各屯正糧即令屯軍收自贍毋輸倉蓋屯賦之定自此始而國初又因計邊地寒近邊且耕且守力最艱乃通商種鹽以維之令賈人輸粟邊郡官給之引赴鹽所領鹽轉鬻永樂時粟二斗五升得鹽一引商贏利過當爭趨之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於是邊地盡墾而塞下粟充溢露積皖於中土屯

軍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肆耕當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地足給不倚輸於内藏閭閻自正供外無他征賦蒸庶樂業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於是屯種之人田浸蕪已又設養廉之田官因私其腴區而移瘠磽於軍士低昂竄易其籍糧益不均加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逮弘治中大司農葉淇見謂賈人輸薄而獲厚利遂奏令納銀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夫商業若邊塞危險既無所事粟遂各散歸逐末業營貲而故所墾

田盡廢居無何邊地米價踊騰鹽課不足給食當食者日漸增加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不足至傾天子内帑以助之於是民賦日重而東南力竭矣正德時閹瑾嘗訝謂年例銀兩天順以前無有也罷不送然不知令商輸粟於邊邊儲大匱詢之以為屯田不復故乃遣使各邊丈田以清地多及追完逋負者為能使者承風比較苛刻致激指揮何錦等怨叛議者以為不復鹽法而獨清屯田邊人無力耕種子粒終不入徒擾負軍釀亂耳要

其論年例非祖宗令甲固當嘉靖以來累清屯田時縮時盈而終不克復故蓋至於今遼東僅得屯糧二十七萬損故額三之二大同僅得十二萬損故額四之三甘肅得二十三萬宣府得十三萬薊州得五萬各損二之一寧夏得十四萬九千損故額五之一固原乃存三十一萬延綏存五萬視故額亦各損巨千山西僅清得二萬八千有奇計亦且損故額過半鄒生曰余讀萬歴會計録睹大同一鎮年例至四十五萬薊州四十二萬密

雲三十九萬宣府二十九萬即少者率不下數萬蓋愴然心悲無論國初第以初輸時額較之殆幾十倍民安所益地而能辦此曩者非能令兵不食而守胡今獨費之鉅也悲夫當業淇奏改折色時意謂折色一石可易數石豈意厲階至此仲尼稱毋見小利有以也夫然吾又怪何向者廢之易若彼今復之難若此也則毋亦重損鹽稅故今者鹽稅不足給邊即屯政復年例可盡罷試權以此易彼何如也成祖嘗下令民能墾治沿邊

荒地者得自為業不起科其後有司或征之故今莫敢任墾者夫使邊餉粟可省内輸又藉防禦焉豈必科其租入乃稱利哉屬稻田使者徐君奉璽書疆理西北水田庶幾徐君功成邊積穀多而糴賤是亦將屯之一助也余傷夫屯政不復至罄中原脂膏以供邊而猶不足故畧著其顛末令憂國計者得攷覽焉

鄉飲酒禮考　沈縣

鄉飲酒之禮昉於有虞氏養國老庶老於上下庠周禮

則云天子三年大比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乃以正月禮賓而諸侯法之其義尚賢崇長而貴貴之意参焉按儀禮飲酒前期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既戒及期乃席賓主人介獻酢既畢而遵入樂作乃立司正而旅酬釋之者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之賢者古年七十致仕為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否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蓋將獻賢於君故以禮賓之

然鄉貢一人焉耳其位次賔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賔於賔席之西遵與僎同謂鄉人爲鄉大夫或來觀禮而助主人樂賔者來則席於賔東葢尊之不與衆賔齒也司正立於兩階之間北面監察愆儀其飲酒也於賔備獻酢酬於介獻酢不酬衆賔獻而不酢而推其長者三人拜受爵焉三人者所謂三賔也是則周制序徳尚賢而賔介不問長少其序齒者衆賔耳序爵之義於隆殺之節於僎見之然僎

後入不干獻酢正禮也至漢郡國之禮使黨正屬民飲酒舉行於十月乃有正齒位之說焉迨我國朝酌取三代之制歲必再舉儀從簡朴而頗有異同大都兼尚齒德爵位而於賓興之典無相涉矣伏讀大明會典洪武間頒行禮式主席者以府州縣僚長位於東南大賓以致仕官為之位於東北僎賓擇鄉人年髙有德者位於西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賔之次者為三賔位於賔主介僎之後司正以教職為之此正文也附載禮圖則有

三僎位於大賔之左西上僚屬位於東序西面而三賔位於僎賔之右東上衆賔位於西序東面司正位於主東三僎者初無明文今以佐貳官為之由是觀之賔僎三賔位皆南面主位東南介位西南衆賔序齒此與周制不殊賔位東北以爵而尚左僎位西北兼論德齒介以次長與主皆北面司正並主而坐此皆異於古矣然里中鄉飲其制仍以年高有德者為賔而介以其次僎以致仕官為之則又稍合於古也三僎次於東北僚屬

西面而衆賔東面此則古未詳言之耳至於别奸頑異罪人而列於外坐使聽讀律受戒諭此雖古禮未及乃亦周禮大司徒坐罪人於嘉石而恥之之意也禮時為大而當從今其間大義炳炳者古今非可易也竊惟聖祖定法微意葢謂朝廷尚爵而鄉黨尚齒守令職官儒學公署也故以致仕官當賔禮而里社仍尚耆德司正者古用主人擯相之吏耳古坐飲而立監之今用師儒矣其坐宜也然於支辦酒殽但言酌量豐儉而未詳其

數故行禮者於三豆五豆或酢或酬之宜末之深辨而長少之節踈矣公過私罪别席之令雖再申明然恐啓爭生釁廢閣已久而淑慝之戒微矣夫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古今位次雖殊皆正席也所頒圖式業已分明近歲或踵他圖之訛四席乃皆隅坐蓋以不究古禮四隅之席特據賓主介僎四位而言耳非謂四隅斜向如童子之席可不正而坐也夫所謂僚屬者同僚合屬皆在焉耳袁氏儀注圖席亦皆正而僎位東北近古矣

然既以佐貳居僎三僎既列而又旁列同僚將誰指耶
凡此皆由後學誤解禮文遂至各行已見相沿成習豈
其然乎夫鄉飲之設王風所係歷代儀文其義各有所
指古禮非可泥也謹按會典所載而遵行之斯無畔時
之咎矣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考三

五德之運考 張養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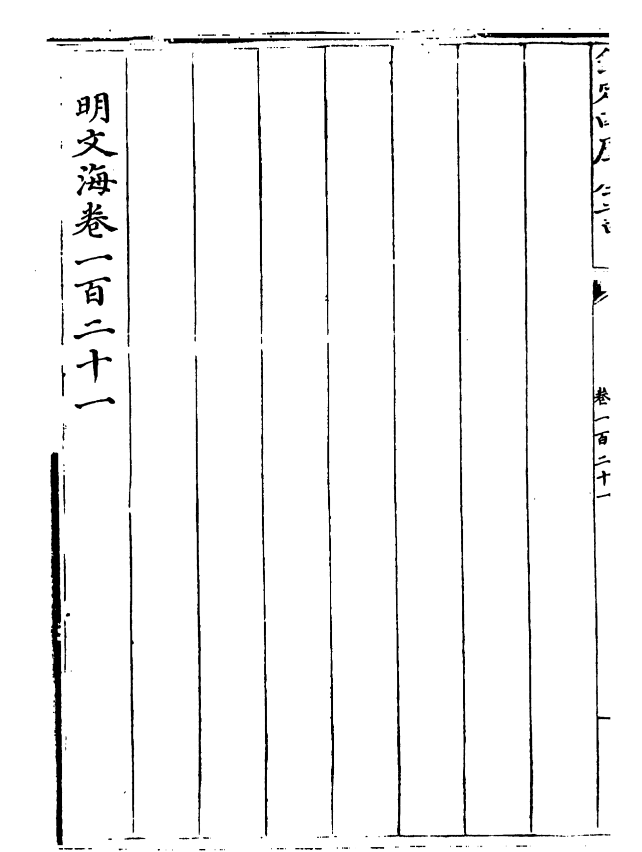
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其嬗代之序載在史策可考而知也逮戰國鄒衍始推言五德之運以決帝王相乘之統劉向復推廣其義作五行傳自今考之有主於相克者則曰夏得木德商以金勝之商得金德周以火勝之此

衍之説也有主於相生者則曰太昊氏始出震以木德王次而神農以火黄帝以土少昊以金顓頊以水帝嚳以木堯以火舜以土此向之説也若夫配以五方分以五色屬以五音貫以五數世代循環相尋不已術士家咸祖談之在儒先則直斥其不經見矣愚故竊有疑焉夫五行之用布濩於天地之間自一人一事以至於百工萬化罔不取足而况帝王重寶可獨遺之若謂衍之説盡不可信與則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漢克秦張

蒼等皆云應赤帝之祥宜尚火德公孫臣推衍議言宜尚土德當有黄龍見後黄龍果見成紀蒼議卒詘此何以驗也謂衍之説盡可拘與則黄帝顓頊帝嚳堯一姓而所尚頓殊何秦漢以後不然也夏之揖遜同於虞何主於克而不主於生也要之讖緯術數之學與星官堪輿諸家竝傳亦自不可盡廢但達人之通致不當拘術士之偏談耳葢論五德之流行雖足以乘其運而論歷代之世運亦不必分屬於德吾聞其有撫五辰修六府

而興者矣不聞其修一德而興也吾聞其有狎侮五行汩陳五行而替者矣未聞其乖一德而替也如徒以數尚六七色尚青赤音尚徵羽類而附之則興者果一德之旺而替者果一德之衰耶蓋五德之運天之所以示乎人而非人之所易測五德之修人之所以應乎天而自足以維其運天人之際微乎微乎帝王歷數何拘小術定之哉至謂天地人之異統忠質文之異尚夏商周之迭更此則理之説而非數之説也是故儒先重之也

漢以後術士謂唐用火德宋用土德我朝受命有謂其尚火德有謂其尚土德紛紛無定若必拘拘於此則六朝之更姓五代之分裂豈五德遂絶而無所乘耶契丹之滅晉劉石之亂華元之代宋又乘夫何德耶故愚斷以為不可廢衍向之説亦不必拘衍向之説也若夫探五行之精散五行之用以斡造化轉移之微權使吾之德足以當天之運而天之運不至於爽吾之德此在今日所當兢兢者也衍向之説存而弗論可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彩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頌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皡皡熈熈如承平時於是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

僭居大號賊殺其主大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名羣臣於庭而告之曰友諒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揺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

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
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
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友諒
大讋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
舟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其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
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
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瀰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
餘二千辛卯復酣戰偽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

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栅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賊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賊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

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黄盖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燿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

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録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冠攘義旌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咥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

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
江濆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爟火奮
激旟旐揚揚艅艎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
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樂
騰蓊駁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濛不辨
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横交紐命隕弗顛欑桅湊
颿笱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魄既天褫扶創而逸
聚於湖奥僅存喘息我方植栅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

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冐萬死以絶其衝我師見之千艫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髙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鄙奏凱而旋騎吹欝摇彤於樂歌節以鐲鐃飲至於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

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
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
之惟皇寛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
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髪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
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集尚傳
策書況兹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
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鄧院判勲德頌　朱升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擾至於丁酉之六月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水鄧公奉江南行省平章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則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疃帖服而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

乃知免矣將官張思聰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徽之為郡介乎萬山昔有革代捣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窺浙直擣于徽肆其燔刼突来洊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猗歟辨章秣陵開省勲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克宛陵南復楚疆有獻于公請事徽方公曰噫嘻無窮于遠蕞爾山城其邉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公曰噫嘻茲為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

友德茁其蘭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未降長搶餘党既屯于徽懼殘彼壞事有機速為我南行汝親我養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辨章令辨章之心徽人之命爰勑渠帥即曰啓行銜兵之胡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苗獞之鋭列騎聯旗西州相綴惟徽厭亂城郭久空諸軍畢入誅其萊蓬既柵既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成之旬日乃納降附漿酒温存受其雞豚為之饔飧使觀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我為儕曩者

轢我吾寧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闒愞衣冠中原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為兵何為强弱徒殲厥生曩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擿吹求熾然荼毒今茲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今日毋長澆風酷為指擿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於鎮靜萬喙同聲歸功於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遂敗淮淝鎮靜之道教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寧一緊公懿質平章登之進之於學玉而成之雲臺元

功少年杖策人謂我公今之髙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罔替引我民生徽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昕稽首戍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平安南頌　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志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洪惟我國家肇興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

大義順天應人平清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孽害時謂太和至於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内奠安四裔嚮慕小大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黎季犛暨其子蒼沿襲悖兇屢弒國主淫刑暴斂毒虐下人滋久滋甚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遷悔賊罔忌畏數侵掠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主有遺嗣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還

之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
遏使者執殺其主遺嗣子事聞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
諭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
弗廸而遽誅斯遏抑厥自新乃有弗廸至於再三而釋
弗誅惟予弗君今盜滋弗廸予必不釋將往大征匪予
志用武惟盜滋稔惡羣臣合辭力贊必决乃告祀天地
宗廟及天地山川命征蠻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
暨神機横海驃騎遊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

川門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茲困於盜罔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既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七百萬拒於境上民聞王師來為已除害皆倒戈迓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

孥數人並海遁去王師追之悉生縶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罔有侵害又蒙哀矜撫恤悉解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歸慈父母相率踵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於冦暴無遺惟兹土故隷中國誠願復列中國氓宻比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永覩夫衣冠文物軍中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

選置守吏復置交阯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為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討無成功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款服曽不踰世終梗冦盜天地之德務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克憝大拯塗炭弘復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

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譔平
安南頌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頌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為君
為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皇明悉被所覆明明太
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邇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卑皇帝
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蕞爾蠻交醜孽其
間為狼為豺小大畢殘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
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戕暴厥鄰盜我邊郊百

辟文武瀕伏陛言弗時剪屠將俾蔓延皇曰申誨猶或攺率弗攺弗率跳梁狂獝僞恭顲命賊我使人曁彼遺孼礫身百分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蝗蝝弗除昌遺嘉稷惟皇上帝付予八埏有溺弗援予滋違天誕命將臣曁旅師徒徃勵汝勇徃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醜鹵職敫予仁匪曰究武六師遄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嘽烈烈赫赫業業如飄剡剡如霆戳戳蠢彼醜鹵脅驅為拒仁威天降孰有強禦鷄翎夜闢富良為帶按

兵委戈奔降迓拜乃入郊城乃走亮渠槊之海隅如探
取鷇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交人悴
悴爰始色温舒其兢兢爰始笑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
天子生我旋厲為福交人有言我初若迷遡遠淪汙陷
茲塗泥天子聖仁昌返我初内我庇我永康不虞俘獻
於廷天子受之民有願欲天子予之四裔有聞懽喜告
語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梗弗率
必誅不釋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孰其為梗鑒彼交人芒

芒四裔威服德拊巍巍中夏奠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平西夏頌　楊一清

正德五年庚午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周昂丁廣挾宗室寘鐇以叛戕殺鎮巡重臣傳偽檄召調各路兵馬偽鑄印章拜封其黨僭稱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且以誅賊瑾為名刻期將渡河關中震動皇帝下羣臣議以寘鐇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乃祗告宗廟削其屬籍命涇陽

伯臣英率京營兵三萬討之帝若曰御用監太監張永宜往揔督予師致仕右都御史楊一清宜起提督戎務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以便宜從事朕不忍百姓横罹鋒刃誅止首惡凡脅從者皆原之永拜稽受命賜闕防金瓜鋼劍各一并勑符旗牌以行臣一清在江南聞命兼程而往維時先聲所動不怒而威守臣聞之曰方隅有變吾儕弗力而以煩王師可乎乃相戒誓約期進勦遊擊將軍仇鉞為内應遂手刃周昂執寘鐇父子械繫之

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㨂聞聖心惻然不欲究
武名涇陽伯臣英以其兵還勑臣永臣一清往撫諭用
寧其人六月至靈州先是逆黨多逸未就法心懷懼疑
搆危言相恐喝衆兀兀不自保臣等乃手書紙榜數百
言諭以禍福且密部署將吏廉得始謀從亂者六十餘
人悉下之吏并寘鐇何錦輩既鞫既明傳之檻車叱入
夏城耕鋤不廢市肆如故以天子命問其疾苦約法定
令老稚懽呼如更生西夏大定闗中以安八月臣永歸

京師臣一清仍留節制陜西諸軍事臣永獻俘於闕皇
帝慰勞再三先是寘鐇檄數瑾賊過惡守臣上之瑾輒
匿之至是臣永進曰致寇者瑾也流毒宇内不誅之無
以謝神人因疏其大罪十有七事帝覽之震怒下瑾獄
遂籍其家具得其隂謀不軌狀獄成瑾暨其黨皆伏誅
大姦既除國是始定凡所紛更一切苛察病民之政盡
釐革之舊章以漸修復中外欣然想望太平臣惟自古
削平僭亂皆其君之聦明睿聖委任臣下獨斷不疑周

人美宣王中興江漢常武之什可考也唐憲宗平淮夷
其臣韓愈柳宗元為之碑為之雅用以鋪張揚厲鏗鍧
震盪至今在人耳目矧我皇上以神聖之資制命海内
奮威辟以震元憝一動容變色而定亂於孔棘消患於
未萌澤被天下推較千古誠莫與班而歌頌不作碩非
缺典與臣不佞制作非其職任然西征實領督師之役
而内難既靖又首被勑召以來與諸大夫士重覩天日
清明不勝慶忭謹疏所見聞以頌成績頌曰

皇帝正德越今五年謨烈紹祖聰明憲天聖武震
蕩仁聲胎宣諸藩奉職莫敢弗虔闗西之西曰惟
寧夏慶藩分封厥裔安化寘鐇搆禍伏其機牙欲奮
螳臂以當吾車陰結叛臣操矛以逞昌指為名謂誅賊
瑾乃戕守將奪之兵權志窺神器將寇中原夏城小大
崩角懍懍妖氛苦之弗覩光景有騰天狼太白無光漸
水以腥驅雲為黄帝聞曰吁此何為者得罪祖宗朕不
敢赦告廟削籍師出有名救焚拯溺六月徂征帝謂臣

永爾朕心腹爾偕一清惟我師是督有征無戰爾先文告諭以逆順勿恣屠戮戮止首惡宥其脅從代朕親行歸奏爾功臣拜稽首臣當盡節臣有還期須賊之滅既禡既牙鉦鼓明發金節煌煌於道於陌劍横招搖幟翻列鈌如羆如熊觀者變色指山山摧畫地地裂賊雖未死其氣已折關西之將聞風震驚吾儕何為與賊俱生憤激於中有仇將軍一呼而起從者如雲手斬昂首遂擒賊錙彼錦與廣如刈草菅帝聞曰都勿曰易易二帥

宜往宣我德意握符仗鉞早夜以趨暑不張盖行不乘輿市不易肆師入夏郛維時逆黨其徒實繁督府有令執其渠元乃諭脅從爾冥爾愚天子命我戡定爾都安爾幹止恤爾惸孤爾凍予衣爾飢予餔往者妖氛予為爾除夏人懽呼加額以手天遣重臣為我父母始時昏昏病狂而奔今安於室朝饔夕飧始時靡靡延頸就死今作而息仰父俯子我生不辰丁夏之乜不有督師曷寧我人武功告成凱還於京寳甲鏘鏘龍旂明明天子

有詔命使郊迎鼎臑是崇玉醴百觥帝曰休哉爾忠爾
貞外寇其攘中土底寧魯是顛危化為熙平臣拜稽首
天子神聖臣實何功荷天休命臣有隱憂内難將作念
彼瑾賊在帝帷幄致冦者誰其惡滔天褻天之威盜天
之權礪其豺牙梟聲四達鹿馬鉗口莫之敢發犬㗖鷹
攫為逆多朋厥謀孔深俟機以興不共戴天惟臣之義
此賊可滅臣死不避十有七事臣得其粗窮其罪狀罄
竹難書帝親賜問盡伏厥辜乃赫斯怒有將必誅與衆

共棄何假斯須惡羽克翼次第剪屠神人之憤一旦而
舒帝曰汝往於今三月既奠方隅遂清君側金帛汝賚
禄廪汝錫宣示史官鼎彝汝勒臣拜稽首惟帝至明如
離之照如日之升有赫厥臨何魍魎逃形臣拜稽首惟
帝剛克如乾之運如雷之發震撼萬國不大聲以色匪
帝明剛内有遺姦臣身未遑何社稷之安睿謨神授高
視前古凝然端居自耆其武兵寮不及簾委而羽百二
熙熙羣生與與草木蕃廡鳥獸率舞濮沿之北祝栗之

南於壤於轅式昭德音海波不揚和氣旁洽重譯而來梯航而格祝帝之壽與天長久祝帝之紀天為終始臣作頌詩莫罄名揚登之絃歌以示無疆

毁淫祠頌 并序 邵寶

中丞林公巡視江西之一月檄毁諸寺觀神廟弗在典與志者有司聞公風義奉行唯謹時寶舟由臨江入袁河見土木像浮水而下後先沓至乃嘆曰自狄梁公後不見此舉幾百年矣而公毅然行之不俟終日非信道

篤而自知明者其孰能之公昔在朝嘗止建寺語忤權要得禍幾斃後在雲南又嘗毁諸佛像葢其闢邪崇正之念平生所存如此而非出於一時之感也夫安得不力哉頌曰

卓哉林公心與道謀是衛是距以邪為仇昔在先朝有寺將建孰不惜之而莫敢諫公書千言佛骨之遺曰有殃咎臣身不辭赦公復公惟明天子僉曰異哉一生九死公節滇南其氣益昌曰毁斯毁神伏鬼藏公來江西

諏民之瘼飲之食之培善剗惡公曰汝吏民愚罔覺舍
人求神日谷以壑粤若帝舜絶地天通降禮折刑民協
於衷我非為異期古是同國憲斯在汝罔弗共吏奉公
檄夙夜惟力靡遠弗臨靡深弗即曰火而焚曰水而流
美石良材學宫是修唐有狄公嘗事斯舉太史書之君
子所予公心正直與神明居凡此邪慝弗恕而除除其
邪慝一宗我正曰士曰民肅肅於政民耕於郊士誦於
庠公入相帝為國禎祥

保障江南頌并序　俞允文

嘉靖三十有三年春蠢兹倭夷弗諟肆虐中夏大江以南靡沸雲亂棼棼狡衆狂趨渾奔攻燔城邑剽殺將吏百姓流亡歸命無所列校緣戍居潰失守者難以比數往往告敗上京殆靡寧歲皇帝為之旰食晏寢推命上將畀之提鉞乃大舉楚蜀之趫悍齊秦之技擊諸羌之豪雄暨閩禺之檝師隱隱輷輷厚集堅重之陳十有餘萬期於殄滅乃已饋餉傾於州郡天下騷然夫驅天下

之全力摧魁折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然而師之
謀律損費傷威亡士無功淹移歲月時惟侍御史汝南
周公膺英喆之上資茂卓邁之純德謇諤著節貞亮熙
朝達變知機肅祇誕命監戎四郡保障江南示德示威
有張有弛申號明誓勒部按隊簡稽精堅采拔淪滯賞
無費留罰不渝制援籌六奇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謨臣
武將袨服製衣之士莫不怫悁逢駴爭騖推鋒而乃陸
格矛盾海蓋艨衝雷厲風驅天旋電激建祀姑震鳴鼉

藐覷乎高岡流處乎絶垠横厲跐踩肆險奔欲敵未及發刃已先加鋋鏑所從不期俱殪摧絓生俘聯括腐戕棄所獲蹂猺蠻窟殫巢焚星流彗掃反旆回軫以恬以嬉卤頑既夷宿憤既攄而公尤以亂離斯瘼飢饉荐臻閭閻有杼軸之憂城邑無藩籬之固乃犯顔剴奏蠲免田租底力辭豐損滋示儉不矜不伐雖休弗休帝用酬庸寵以殊典進式多士載覷厥成炳文武其並隆兼徳威而兩懋保障之功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昔漢趙充國

之伐先零竇憲之擊匈奴皆以才技權威希亂圖功窮城極邊黷武於不爭之地而揚雄班固之儔猶著之銘頌至今稱之不絶矧公義在庇民忠惟效主游神禮樂之場夷凶財賦之壤俾決力於一戰之助致元功於累挫之餘尚非被之歌頌則後世將何所稱法哉某幽介末才學慚庸陋雖不足以軼芬先藻揚闡殊烈然不勝悾疑敢述保障之義作頌一篇亦庶萬分之一也頌曰
芒芒圓象渾渾方儀降祚有明拓統開基肇建皇極墋

黷以釐俊民用章九有以綏其一

周所不臣漢所未征驟山驟水輦贐航琛狼歌烏譚玉

潤金聲十聖相禪重輝襲明其二

既輝既明崇極斯把蠢茲狡蠻犯威干紀猛勢煽熾趁

趯騷騤揮鋒成霜飛矢成雨其三

火列燎原炘燗浮炯載陰載陽上頳玄顏愜愜士女扶

服號天野有委骸填坑塞原其四

師無專策兵交卒潰稔冠資粮挫鋭衂鋭我既無素彼

秉其弊覆師敗績流毒宇內其五

環我華域化為敵墟分我黎蒸化為敵俘敵强援潤城危氣孤我之不克日月其徂其六

帝赫斯怒誕命虎臣選徒十萬是討是震顯允惟公允武允文監我六師帝曰汝能其七

料敵合變佽我鴻筭九地匪幽重玄彌煥濟威能寬處仁則斷臨危引義剋期剪亂其八

我師無方有紀有綱初服齊志渴鬬狃攘懦夫虎奮弱

子鷹揚我矛我盾靡用不臧其九

左屠右劈至於海隅維綃揭檣連艦接艫鳥驚龍挐汩薄空虛曷悟所歷惟敵之誓其十

于海于陸胥我王旅海㹉修鯨陸蔪豨窺彼鯨既窺我噉我哺舉無失策謀無遺諝其十一

惟彼卒昏亡精怖魂進不及降退不及奔仇頭髡髑獷眼瞋瞵悔前之為惟乞予恩其十二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二